



绿满山川

农业学大寨报告文学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重返八盘沟	田 苗 (1)
草原骏马飞	白果香 (21)
江岗高粱红	纪 飞 (39)
水源在前进	傅玉林 马歌今 (54)
流水欢歌	傅阁文 (74)
造田曲	陈永鹏 王荣耀 (89)
欲与天公试比高	许征学 (110)
双山与嘎柱	高 鸿 (126)
“海上大寨”的脚步	于明家 (152)
人间春色	
——吕王公社小记	闻记泽 (184)

重返八盘沟

田 苗

离开八盘沟一年了，我想念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想念那里的贫下中农和我的好老师——大队党支部书记曲振声同志。

今春抗旱播种，得机重返八盘沟，我高兴极了。

进了八盘沟，极目望去，一座阶梯形的大坝横在眼前。急步向前，飞身跳上坝顶。嘿，多么美的一座山区人造湖呀！大坝里坡用青石铺平，外坡用大块石头垒成阶梯形。库里的水，拧着劲，打着旋，喷出涵洞，顺着山坡渠道好象一条银龙，曲曲弯弯地流进山区田间。社员们正在把清清的流水挑上山坡，在那刚刚浇过水的垄沟里，撒下丰收的种子。

水库的壮观美景和它在抗旱中发挥的作用，使我油然而生敬意。这种敬意，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一年前……

—

一九七一年的初冬。

八盘沟大队经过批林整风，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

“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又提出新的跃进规划——修一座水库。当时，我正在这里协助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

一天下午，曲振声同志告诉我，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和贫下中农代表一块讨论水库的设计方案。我问是谁设计的， he 说是公社请农大水利系一位教师设计的。

会开始了，那位教师认真地向大家念着设计方案。念完了第一部分，接着念工程量：水库容量为十万方，坝长一百一十米、宽十五米、高九米。基础十五米，用浆砌石修筑，需水泥二百五十吨，合款约七万元，……

还没等把方案念完，老曲的笑模样渐渐消失了。他拿出了多年的黑色烟斗，拧上一袋烟，闷着头巴哒巴哒地抽起来。

我知道老曲的脾气，你说的事对路时，越听越爱听，连烟也忘了抽；若是听着不对路时，笑容没有了，拿出烟斗，只顾闷头抽烟。

看老曲的神态，我断定：一定是对方案的设计不满意了。

方案念完了，等老曲主持讨论呢，可他一声不吭。我这个人就是性子急，不象人家老干部那样沉着老练，就说：

“大伙讨论讨论，看怎么样？”

闷了半天，听到的还是老曲那只烟斗里发出的“吱啦吱啦”的响声。

那位教师还以为没听明白，说：“同志们没听明白的话，我再说一遍。”

有两个委员说：“听明白了。”

老曲呢，烟斗还在嘴里叼着，可半天不冒股烟了，显然，他在心里说着许多话。突然，老曲咳嗽一声，把烟斗往鞋底上“嗒，嗒”磕了几下，激动地说：“要我看，照这个法我们修不起。”然后把头转向那几个委员：“你们说呢？”

有的委员说：“嗯，是够呛。”

有的只是微微笑了笑，好象说：真有点吓人。

那位教师说：“有啥修不起的？”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姚景友说：“我们大队这几年存的钱，都买电机、水泵和粉碎机了。”

“你说到那儿去了。”老曲激动地说：“钱，我们有。可有钱也得用到当处。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论干什么，咱首先要分清路线。”

那位教师还是想法说服干部们接受他的设计意见，说：

“八盘沟在山区建设上是老先进典型，对国家有贡献，你们修水库，路线对，县里能不管？”

“我们修水库到底为了啥？”老曲突然问，没等别人回答，他又接着说：“是要用它浇地、养鱼。可是这里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这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学习大寨，增产粮食，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革命。让八盘沟的干部、社员增加爱集体、爱国家的好思想，进一步培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正路。”

老曲这番话，说得那位教师脸上有点发红，坐在那儿无目的地摆弄着设计方案，一声不吱了。

我觉得老曲对问题认识的深，把学大寨走什么路和培养人联系起来了，心里默默赞赏。到底怎么修呢？于是我问：

“老曲，你打算怎么修？”

姚景友先发了言：“曲振声同志经常说，干啥事都要想到多快好省。我看修水库就得按这个路线干。”

其他委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也接了言：

“对，不能给国家找麻烦。”

“就是修浆砌石的，也用不着修那么高的坝。”

“我看不用浆砌石，还省下水泥，就用黄土砸坝。”

我又追问老曲的意见。

他思量一下说：“我说也是方才大伙说的路子。地下挖下三、四米，地上用黄土砸一个五、六米高的坝。今冬明春就能干完。”

看样，那位教师想不通，说：“修水库是个水利工程，可不是闹着玩的。上几天不是测量了嘛，地下十五米才到岩石层。坝基不挖到岩石层，肯定要漏水。”

老曲说：“我这样说有我的根据。八盘沟的地层……”

没等老曲说完，那位教师就急着插言：“符合科学才叫根据。”

老曲仍耐着性子说：“科学也得和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

那位教师一时很尴尬，对自己的意见还是很固执，说：“让历史去作证吧。”

我的思想也有点乱了。从路线上说，老曲那种多快好

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是正确的，应该坚决支持。可是在具体修法上又怀疑老曲的意见。怎么表态？……

“咱们到现场去看看，回来再研究，好不好？”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

“好。”大伙忽拉下子拥出门去。

二

第二天，听说外地来二百多名县社领导干部到八盘沟参观，姚景友同志按县委的指示要全面汇报八盘沟十五年来治山治水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我决定先跟社员去劳动，呆会儿也去听听，因我还没听过这样全面情况。

在劳动中，社员们问我水库怎么定了，我把那位教师设计的方案跟社员们说了，引起一阵议论。

共产党员张学说：“修水库也得有个正确路线，修浆砌石的好是好，可咱这地方修这么个小水库，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的钱，花那么多的工。”然后就讲了修水库那地方的地层情况。

“光二百多吨水泥也拉不起。”老贫农姚景发老头憋不住火了，“把三个队的大车都用上，四天拉一趟，还得拉一年，还种地不？还要给国家多贡献呢，还不得让国家给咱们‘贡献’呀！”

其他社员也说，还得拿出修大坝的劲头来修水库。又介绍了洪水情况。这回我对老曲的主张感到有点底了。

参观的人来了。姚景友先进行了汇报。

八盘沟从一九五六年就开始治山，那时候曲振声同志还是个生产队长。他看着八盘沟那些光秃秃的山，乱石滚滚的几条大沟，想到几十年前。那时候山上柴草树木还挺厚，沟两旁还有些好地。自从日本鬼子来了后，沟外大地主老耿家出去个做事的，就更有仗势了，霸占了山场，带人上山砍柴放树，几年的工夫山就变秃了。洪水象恶狼一样，把人家冲到山上去，把地冲到“墙”上去。八盘沟的人们越来越过不下去了……。一九四八年，平地一声春雷，毛主席把我们的家乡解放了，山是我们的山，地是我们的地，还眼瞅着让洪水欺侮我们，能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吗！得想法治好它！

老曲把这个意思跟社员们一念叨，都挺赞成。一年冬天老曲就带领几十名社员干上了。第一战是从南天门沟开始。他们把沟里的石头拣起来，把山上的石头捋下来，垒石坝造梯田。老曲离家很近，可他经常一天不下山。晌午了，他把社员们撵回家吃饭，他留在山上，坐在新垒的石坝上抽袋烟，然后站起来，顺着沟东瞅西望。有时攀崖爬壁，有时登坡走险，看看洪水的走向，核计着石坝该垒在啥地方。看完一段，他就自个垒起坝来。等社员们来了，给他带上两个大饼子，一块咸菜疙瘩，他坐在坝上吃完，又和大伙干了起来。

社员们在曲振声同志的革命精神鼓舞下，一气儿垒了上百道坝。

就在这个时候，吹来了冷风，什么“人有人道，水有水

道，和龙王爷斗是瞎胡闹”。有的人被冷风一吹，再加上受不了艰苦，劲头就小了。在歇气时，老曲让识字的青年人给大伙念《愚公移山》，启发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批驳那种冷风，讲将来的美好远景。社员们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劲头比原来大多了。在山上起石头，没有炸药，就用一个铁撬和几根木棍子撬。半铺炕的大石头，抬不了，就十几个人用木杠子一点一点地搁。木杠子断了，把一个社员的脸打歪了，咬着牙硬是搬过来，还接着干；有的社员在石崖半腰上垒坝，一块大石头出溜下来，怕砸着下边的人，就两手抓住石砬子，用肚子把大石头挤住，手指头流血了，肚皮划破了，还是不在乎。老曲搁块大石头，把手指头砸坏了，他抠块山皮捻碎了按上，从裤带上扯下块布条，缠巴上，就算包扎了。

就用这种精神，六、七年工夫在南天门沟、大棒槌沟、石虎沟垒了两千多道石坝，造出梯田二百多亩。这几千道石坝，无数块石头，那块石头上不沾着老曲和社员们的血汗哪！

革命真不象喝泉水那么顺溜。

一九六一年，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风刮进了八盘沟。公社的一个当权派，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到八盘沟来叫老曲把山、林、滩都分给个人。老曲一听心里就琢磨开了：这山经过六、七年的治理，刚刚有点模样，可不易呀！再分给个人，还怎么治山呀？原来治好的山，不也要白瞎吗？这样下去，八盘沟还得走受穷的老路呀！

老曲想到这些，就对社员们说：“有人叫咱们把山林都分给个人，大伙说中不中？”

他的话刚落地，社员们就吵吵开了。有的说，山一到个人手，个顾个就得糟；也有的蹲在人们屁股后头嘀咕：分就分呗。

“坚决不能分！”沉雷般的声音把大伙震得静下来。一看是受了大半辈子苦的老姚头。他气昂昂地从人群中挤到老曲身边，说：“我看鼓捣分山林的人不是好货，这是想让咱们走回头路，说啥也不能干！”

大伙又哄嚷起来：

“把山林分给个人，不是毛主席指的集体化道路。”

“分山就是拆社会主义的台。”

.....

大伙稍静一点，老曲向前走几步，对那个当权派说：“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死也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那个当权派一听很是恼火，便要起权威来：“不愿分也得分。”于是，他领着两个人，用手一比划，那个山是刘家的，这个山是姚家的，就算把山分了。

等那个当权派一走，老曲跟社员们一商量，又把山收回来了，还是领着大伙治山。

山，越治越好；沟，越治越平。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一场大水，把八年的治山工程冲毁了

一多半。社员们含着眼泪，瞅着被冲毁的条条石坝，看着曲振声同志，盼他快拿主意。老曲一句话不说，趟着残存的洪水，踏着锋利的石头，从大棒槌沟走到南天门沟，看了一圈，他倒乐观了。社员们直纳闷：老曲呀，大坝垒出几千道，梯田造出几百亩时，你倒没这么乐观过，今个大水把咱们八年的血汗卷走了，你还乐观个啥劲！

老曲把社员们带到大棒槌沟和南天门沟进行了“参观”。大棒槌沟三百多道坝，冲的一个没剩，南天门沟四百多道坝，下半截还有二百来道坝没冲咋着。

老曲问：“这是为啥？”

社员们认真看，细心比较，有点门道了。没冲坏的坝，石头大，坡度大，基石大，护底石大，溢洪口宽，所以，不容易冲坏。

这回老曲才对大伙说：“挨了一场大水冲，得到一本治山经，还不值得乐观吗！”然后他就总结了“四大一宽”的治山经验。

社员也乐了，劲头来了。又在老曲的带领下，用“四大一宽”的经验，重新治理被水冲毁的几条大沟。

老曲和社员们把冲倒的庄稼扶起来，把冲跑的石头从泥水里拣回来，再垒成坝。

一边修，一边种，一个月的时间，把冲毁的坝全修复，地又种上。这年还夺得了丰收。

八盘沟人民治山治水的革命精神，得到了上级党委的重视，在报纸上、广播里宣传了他们的革命精神，推广了他们

建设山区的经验。

第二年的春天。

公社的那个当权派领来地委的一个部长，说要在八盘沟蹲点。用汽车拉来了铁管子、铁丝、水泥等，给八盘沟修消力墩，搭窝瓜走廊，安装自来水；还让把原来垒的石坝拆了，用四方块青石重新垒，要把八盘沟装饰装饰。

老曲和社员们一听又是气又是笑。八盘沟种窝瓜的地方多去了，何必在村子的道上种呢，让参观的人们钻一段窝瓜长廊，就显示八盘沟美了？南沟北沟，山上山下都安上自来水管子，就显得八盘沟富了？……老曲怎么也琢磨不透。

于是，就对那个部长说：“我们治山是为了多打粮食，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为了给人当摆设，我们不搞那玩艺。”

那个部长看老曲不同意，直劲说将来会有多少人来参观，不搞出点特点来，人家看了不服气。

老曲叼着那只烟斗，只管抽自己的烟。

公社那个当权派想了想说：“要不你先叫社员把靠道边沟口的坝拆了，再象盖房子垒墙那样垒起来。”

老曲把烟斗嘍的更有劲了，眉头皱起个大疙瘩。

那个公社当权派在部长面前调动不了一个生产队长，可能有点挂不住火了，叨起老曲来：“你这个人，这是为了建设你们八盘沟，别不识抬举！”

老曲“嗖”下子拿下烟斗，“叭、叭”搥掉烟灰，带着怒气说：“照你这么建设，我们得驴年把山治好。我们治的是山，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不搞那个少慢差费。”

公社的当权派把脖子都气粗了：“你眼里还有个上级没有？你不听就撤了你的职！”

“你撤了我的队长职，撤不了我的贫下中农社员！”

“开除你的党籍！”

“掉脑袋也不听你那一套。”老曲毫不动摇。

.....

我越听心情越激动。曲振声同志昨天在修水库的问题上，那样坚持多快好省的路线，主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他多年来在斗争实践中深刻认识了的一条革命路线呀！

我再也坐不住了，找到曲振声同志表达了我的心情，坚决支持他的主张，用自己的力量修水库。

我又问他修水库那地方的地层和八盘沟洪水情况。他说一九六五年修南山坡那条自流灌渠时，就在那里挖了一段一丈多深的地基。六尺深以上是河砂和水，再下去净是黑粘土混着家雀蛋大小的石子，象水泥灌的一样，登登硬。

最后说到洪水情况时，他说：“别看八盘沟山场大，洪水没多少。今年夏天……”

他一提“今年夏天”，我忽拉下子想起来了。有一天午间，我和干部们正开会，忽然下了一场十来年未有的大暴雨。

雨刚小点，老曲叫着我到沟里去看看水情。到南沟沟口时，看到流出洪水来了。走到沟里，我看一个大塘坝连着三条大沟，可一点水也没下来。有点奇怪，我问了老曲。他指着几条大沟，说：“每条沟都有上千道石坝，一个坝就是一

个小水库，有多少水还存不住！”

老曲说的情况和张学、老姚头他们说的一样。这回我认为老曲对修水库的主张是有实际根据的。可惜，那位农大老师因设计方案不被采纳而离开了八盘沟，确实使我感到遗憾。

我说：“老曲，就按你们的主张修吧。”

老曲笑了：“再开个支委扩大会，讨论讨论，然后向公社党委、县委汇报一下再决定，怎么样？”

我没有说出什么。只觉得太阳的光辉照得身上暖烘烘的，一看，天已晌午。老曲在前头，走在洒满阳光的山路上，象柏山顶上的青松那样矫健挺拔……

三

水库开工的那天，把到水库劳动的社员们组织起来办了个路线教育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老曲引导社员们大摆了文化大革命后八盘沟人民思想觉悟的大提高，山川土地的大变化，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还分析了阶级斗争新形势。在结束时，曲振声同志跟社员们讲了修水库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的重要意义和把旱田变水田的前景，最后说：“所以，我们这辈子得把水库修好。我们这辈子不修，下一辈子也会有人修；下一辈子不修，大下辈子也会修。应该咱们这辈子干的事，就不能推给下一辈子去干。大伙说对不对？”

“对！”这声音震得柏山都一起欢呼起来。

当天下午就干上了。社员们劲头真足，十多天就挖下三米深。我一看，果真是象老曲和群众说的那样地层。我心里暗自称赞！

干了一个多月了。

每天东山顶上刚刚洒上几缕霞光，曲振声同志肩扛一把大镐，戴着黑狗皮帽子，从家里出来，顺山坡石路往下走。他的脚步好象连着每个社员的心，脚步一响，小山村就沸腾起来了。大车跑在人们的头里，社员们有的跳上大车；有的紧跟在老曲的身后，边走边唠咯；有的手里还拿着饼子，一边吃一边走，就恐怕拉下一步。

到了工地，太阳还没出来呢。严冬的早晨真有点寒气逼人，不刮风也刹骨头。

那黄土坎子象巨大的铁块。老曲第一个抡起大镐，“吭，吭”几下子，土坎子上只留下几个镐印。

老曲放下镐，把棉袄一甩，往手上“啧啧”吐了两口唾沫，又抡起大镐，给土坎子“掏心”。紧咬着牙，刨一镐，“嘿”一声，哈气喷出来，在黑胡茬子上结成了一层霜花。掏深了，正面刨不得劲，他就一只腿跪在地下，侧着身子刨。不一会儿，不知是太阳出来的原因，还是他浑身冒着火气，头上、背上的霜花都化了。

在坎上的几个社员，用钢钎凿眼，然后用几根木杠子插到眼里，杠子上头拴上大绳，大伙拉好，老曲一边拽一边喊着“一二、一二”的口号，那土坎子服软了，随着人们的喊

声，“忽闪忽闪”地动弹了。

“轰隆隆”一声，几车的土块子塌下来了。

干部带头干，群众劲冲天。

赶大车拉黄土的老姚头，天天是第一个到工地。多装快拉，卸车时还当义务质量检查员。

张学是刨土小组的组长。他那把大镐举得高，落得实，把冻土坎子吓得老往后缩。他把刨下来的大土块子就地砸成小块，小块砸成碎面。装车好装，砸坝结实。在他的带动下，刨土的社员干得更起劲了。

抬土的人们连跑带颠，你追我赶。

整个水库工地，热火朝天。

正确的路线，革命的干劲，催着大坝往起长。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四十多人，不但挖出了坝基，而且黄土心也砸平口了。

人们越干越欢啊！

就在这个时候，曲振声同志敏感地意识到有一股邪风刮来。有的社员劳动情绪不如前几天高了。在劳动中，老曲和社员们唠咯，休息时和社员们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启发干部、社员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的社员就跟老曲反映，有人说，在队里干活轻快，工分高；在水库干活，起早贪黑，活计累，工分还低，不愿意在水库干了。

老曲召开了支委会，研究当前的阶级斗争情况。在支委会上姚景友同志汇报了在三队蹲点听到的情况。有人说，在水库劳动轻快，工分还高；在队里送粪活计累，工分低，不合算。

本来水库和队里的劳动，都是按着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付给合理报酬的，为啥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呢？支委们很快意识到，准是有人从中制造谣言，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水库建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老曲和支委们深入到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终于抓到了狐狸尾巴。原来是三队的一个坏分子妄图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故意制造的谣言。

老曲心想：这个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一个反面教材，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社员们进一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要大家懂得，不要以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天下就太平了，只抓生产就行了。不行，阶级敌人还在，他们的心不死，我们还要坚持和阶级敌人斗，和资本主义势力斗，永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学好大寨，使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必须始终不忘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大事。

党支部立即组织社员群众，在水库工地上召开了批斗大会。

姚景友宣布了坏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之后，第一个跳上土坎子批判发言的就是张学。他攥紧拳头，气愤地说：“刘少奇那帮坏家伙，不是早就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吗？真是胡说八道。”他指着那个坏分子，提高嗓门说，“大伙看看，我们学大寨，修水库，他就出来破坏捣乱，这不就是阶级斗争嘛！”

老姚头早已压不住心头怒火，掐着鞭杆子就上去了，气